

洁白的覆盖是圣诞的象征。“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时光的帷幕打开,一架疾驰的鹿橇从鹅毛般飞舞的雪花中驶来。白须、白眉、红袍的圣诞老人,悄然降落烟囱,穿过黢黑的烟道来到千家万户,把一件件精美的礼品放进你无邪的梦中……

圣诞是祝愿,是赐福,是长者对于幼小、强大给予稚弱的善意的释放;是刚刚舒展的人生啜饮甘霖的权利,是过来人掉落满身风尘的自我救赎。圣诞是圣人、圣情、圣愿出生的日子。圣诞属于喜庆、团圆和感恩。

然而,北纬31.2度线上,在那个相传耶稣曾经降生的日子里,圣诞无雪。

慈笑融融的白胡子老人不再。铅灰色的楼群裸露着,黑褐色的长街裸露着,黄澄澄的金、亮晃晃的银,裸露着。圣诞与童话无

关,圣诞惟成人交欢。圣诞被掏空寄寓,失却象征。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圣诞在我们这座眼高手低的城市里,蜕变为“枳”。

圣诞对我们,不是虔诚的信徒瞻礼,不是小亚细亚每拉城主教圣尼古拉的驾雪南来,也不是那个贫困儿临行前的折杉成树。圣诞对我们,是年轻的血液中永不安分的骚动,是无从释放的追逐本能。曾经有一道五千年的鸿沟,横亘在二者之间,壁立千仞。

因为距离,所以时尚。因为时尚,所以魔力非凡。冥冥中你无法确认它的所在,时尚是无形的;现实中你又无处不感到它的魅惑,时尚无所不能。它蚕食你思辨的勇气,剥夺你选择的权利,傲慢地俯视着灰头

灰脑的芸芸众生,普渡一颗颗听命于流行的世俗之心。

而与时尚并列的,还有奢华与贪婪,物质世界的三剑客,总是在同一时间被激活。它扭动起来,眼睛斜视,头发火红,皮肤闪烁着灼热的光焰,魅力的胸脯上,辐射出黑色的放浪与

鲜活。它扭胯摆臀,妩媚奔放,冲动而不乏智慧,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喀尔刻女巫,一步步逼近每一颗被蛊惑的灵魂。

圣诞树下喇叭喇拜倒的,是一大片精神的漂泊者、无根的异教徒。五千年的鸿沟被须臾突破。然而,醉翁之意岂在酒?

流年匆匆,我甚至从未有意识地感受过以往任何一个圣诞,圣诞便伴随着无可遏止的商业浪

潮席卷而来。浸淫,并重建着人们的认知崇拜;宣示,并培植着异质文化的软实力。

雪片一样的吉祥贺卡在圣诞前后继续雪片似的飞扬。

一座座宫殿般豪华的宾馆商厦,继续遭受消费狂潮的轮番轰击。

我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圣诞,享受圣诞,挥霍圣诞。

圣诞在我们栖身的这片土地上,不是某种宗教、某种文化长期积淀的必然,而是一件随手拈来的舶来品,藉以宣泄低层次的冲动,释放郁积的本能和莫名的从众。圣诞于我们,是折服与膜拜,是形式与时髦。

于是,在东方,在浮躁与狂热交织的季候区,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圣诞无雪!



鞠躬致歉了心愿

倪辉祥

弹指一挥间,20多年过去了,我终于鼓起了向杨老师鞠躬致歉的勇气。

杨老师是我读高二时的语文老师。那时她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妇女,不苟言笑,严厉得让人吓势势的。渐生好感是从她教我们班后的第一次作文评讲开始的。没想到,她竟是我写的《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感》作为范文评讲。她有声有色地分析赞扬了差不多整整一节课,课后又特意把我叫进了办公室,着实鼓励了我一番:“你的写作基础很好,知识面也蛮宽,只要你坚持多读、多写,那么写作水平一定会提高得更快!我希望你要有成为一名作家的勇气!”

听了杨老师的鼓励,我简直有点诚惶诚恐了,因为这毕竟第一次有老师点燃在我心目中崇高而遥不可及的希望啊!鼓励的力量是无穷的,自此以后,我对语文课特别地偏爱起来。而杨老师也不断地对我加压,不时有针对性地借一些书籍给我看,还不时地给我开小灶。

班里的同学看到杨老师对我偏爱有加,羡慕之下滋生出了嫉妒,免不了在背地里议论纷纷。杨老师知道后,立刻就课堂上当众批评了那些不负责任的议论……杨老师的精心浇灌与无私厚爱,让我对她的感激与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文革”期间,狂热的红卫兵造反派,勒令每位老师必须触及灵魂,以大字报的形式交代各自毒害学生的罪状。杨老师交待了由于我的一再要求而导致她丧失了原则,借出邓拓的“大毒草”《燕山夜话》等书毒害我的种种“罪行”。血气方刚的我,免不了要火气上升:这些书明明是你要求我重点阅读的,并且还曾指导我应该如何从中汲取精华。现在怎么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呢?当时,我当然不知道杨老师被逼无奈的苦衷,于是在几个红卫兵同学要我“擦亮眼睛奋起反击”的怂恿下,头脑一发热便“义愤填膺”地写了一张“控诉杨xx对我毒害”的大字报。听说杨老师看到后,气得发抖,当众撕掉了这张大字报。这下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激怒了“革命群众”,声讨杨老师的大字报与大标语霎时铺天盖地,杨老师自然难逃被批斗的厄运。她身心交瘁,重病了一场。后来我从其他老师嘴里得知了杨老师当初被迫违心写下那张大字报的真相,真让我对自己的无知冲动而懊悔莫及。不久,听说她调离了建平中学。一连20多年,我再也没见到过她。

愧疚之情始终笼罩着我。尤其是在我也当了语文老师以后,总想去找杨老师赔礼道歉,但又怕她将我拒之门外,所以一直犹豫着,拖延着。直到又一个教师节来临的时候,我在两位一直同我往来老师的安排下,总算到了向杨老师当面鞠躬致歉的心愿。

真没想到,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杨老师,竟然激动得瘪了瘪了门牙的嘴巴欣慰地说:“我也有过错,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向她恭敬地奉上一叠我的书,并告诉她我已经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消息。杨老师手抚着书,脸上立时绽开了一朵金丝菊花:“这说明我当年还是没有看错你!”

1982年,我那时的准岳父生了非霍奇金淋巴瘤,住进了上海肿瘤医院。一个病房里还住着其他六位上了同一疾病的病家。除了我岳父是新病人外,其他都是已经几进几出的老病号。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化疗结合放疗。他从老病号那里了解并看到此病容易复发而最终难治的情况后,就提出要我开中药吃。于是他就成了我的第一位肿瘤患者。

那个年代生肿瘤的人要比现在少得多。这方面的中医专著也少,能看到的主要是各地学术杂志上所载的少量论文。才疏学浅的我自然不可能对此恶病有什么新章新法,只能参照书本和刊物上介绍的方法先给岳父用药。我那时候的家境很差,但岳父母毫不厌鄙,厚视如子,所以我既有医生之责,又有感恩之念。因此也就开始有了把癌症作为研究重点以求有所突破的想法,于是就开始了大量收集和研读有关肿瘤的古今文献。

通过学习知道了癌症在古代即已存在,一些医家也有了各自的认识和实践(因为受着时代和科技的局限,所以古人对癌症的认识并非现在所定义的癌病。这一关涉当今中医如何正确认识癌病本质的至要问题迄今无人指出,以后我会详述)。就其当时

认识与实践的共性来看,古人将有肿块的一类疾病统称为“积”、“瘤”等,认为正气不足是其主要病因,所以在治法上就以扶正为主,兼以活血理气化痰软坚。在这类病中是很少见到古人使用清热解毒法的。而凡是应用清热解毒法的,所针对的都是热毒

种子与土壤(七)

——中医与肿瘤(二十一)

张建国

诸病,且其所用之药也多以银花、连翘、野菊花、紫地丁、黄连、黄芩、黄柏、山栀、大黄等为主,甚或雄黄、斑蝥、蟾酥、砒霜等剧毒药,鲜有应用半枝莲类药物的。

新中国建立后的新中医在研究现代意义的癌病时初步发现了该病的二大基本特征:肿块与热毒。就在全盘继承古人扶正消积的理论和用药框架外,还增加了清热解毒法。但清热解毒药的内容却一反古律而变换以半枝莲、半边莲、龙葵、白花蛇舌草、山慈菇、漏芦等为主。

我虽然已经发现了古今中医在清热解毒药内容上的显著差异,但并不懂得更没有探究当时中医界为什么改变的道理,只是所看到的这一变法在实践中的结果依然是跟古法一

明人明言微语录

白日 and 黑夜

安谅

入眠和起床的时候,我都作一番冷静的自省,白日的迷乱和黑夜的梦魇都是必须摒弃的腐物。

现实,总是在白天出发,颓丧于黑夜;梦幻,总是在黑暗里开始,搁浅在光明中。

有时不妨把白日的现实当作一场梦,把夜晚的梦当成白日的现实。

在每天第一缕阳光出现时,梳理自己的思路 and 情绪;在黑夜降临时,你就不会感觉失落。

每天,一早冷水扑面,让还滞留的最后一丝梦境走开;晚上,以热水洗面,向白日的尘埃 and 烦躁告别。

好环境需要地球上每一个公民的高度自觉。多少年来,面对菜市场“黑色一次性”的诱惑,面对小餐馆“白色一次性”的慷慨,我们一直麻木地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建设美丽中国,打造生态家园,需要芸芸众生改变陋习,担当责任。面对形形色色的“一次性”,我们虽然还不能做到一下子“拒之门外”,但至少应增强环保意识,哪怕多利用一下“一次性”,也是功德无量的。

拒绝“一次性”

游本凤

去,就必须善待地球,创造和平共处的友好环境。而伤害地球就是伤害人类自己。

在这方面,国外一些国家比较明智,他们推广一次性用品的是他们,但一旦发现问题马上予以纠正的也是他们。目前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对一次性用品严格限制,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做得不理想,我国也是如此。

“人蓝地绿水清”的良

不知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还是人们对于卫生的要求更高了,一次性的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一次性茶杯、一次性饭盒、一次性食品包装袋……当一次性餐具刚出现时,人们认为它卫生、方便、快捷和价廉,市场潜力巨大,还可以充分利用边角料等,这时候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一旦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市场后,人们却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即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以及不可再生的资源的浪费。于是,它存在的不合理性越来越凸显。

人类要好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善待地球,创造和平共处的友好环境。而伤害地球就是伤害人类自己。

在这方面,国外一些国家比较明智,他们推广一次性用品的是他们,但一旦发现问题马上予以纠正的也是他们。目前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对一次性用品严格限制,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做得不理想,我国也是如此。

又到冬天,灰天灰地,寒气逼人。羊肉店纷纷开张,成都双流的黄甲镇热闹非凡,成都人前呼后拥地赶往这里吃羊肉。因为羊肉可以御寒,所以南北的人们都爱上了这一美物,北方人吃涮羊肉,成都人吃羊肉汤。

近年来,羊肉汤在成都特别红火,从小关庙羊肉一条街,到大街小巷,或高档饭店,或鸡毛小店,都有羊肉汤锅的身影。人们不仅冬至这一天吃羊肉,而且会让羊肉的暖气持续整个冬天。

在成都,我最怀念在华阳吃的那一顿羊肉汤。

十多年前,我刚大学毕业,只身投入人海茫茫的社会。复杂的同事关系,深奥的社会问题,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岗位,都令我胆怯万分。然而庆幸的是遇上了一位资深、有才的好领导。领导性格温和、热情开朗、善解人意,像一位温厚的大哥哥关



谁没有兴趣爱好呢?不过,爱好有清浊之分。哲人早已为爱好做了排行榜,说“至浊者为财”。什么意思?贪财人最肮脏。又说“其次好色”,好色之徒属于倒数第二等的蹩脚货。那倒数第三的“荣耀”归谁呢?归好酒分子。

爱好的层次

(牛博士对马姐说)

戴逸如文并图

嘿,没听说过吧?有点意思吧?以上是浊人阵营。

雅好古玩,应该进入清营了吧?不错,但只属于“稍清”,清的成色不高。弹钢琴、下下棋,很风雅了吧?不幸,也被归入“稍清”队伍。同列的还有“好山水”,那是如今时尚的旅游了。连“好吟咏”——不论你爱好美声唱法、通俗唱法,还是热衷于京、昆、绍兴戏,都委屈了,“稍清”席上歇憩吧。

都知道开卷有益,所以“好读书”被荣幸地当选为各种兴趣爱好的排头。

且慢得意,转折来了:这只是世俗看法呢,想跳出世俗需读内典了——在哲人眼里,读了生死、明善恶的经典与瞎读读是有云泥之别的。

有没有更高级的?有,“好净其心”。爱好达到净其心的层次,这才算“最胜矣”。



是并非所有的克法都能应时找到的。所以总会有些疾病虽可良好控制但难以根治,而有些疾病则会连有所控制都做不到。那么癌症是否就属于此类顽难之病呢?我的前期实践既然已经证明了癌症在少数人身上是可以治愈或有控制的,但为什么在更多人身上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呢?我决意坚持探索。这种决心我认为倒并非主要来自医生的责任,而更来自于我的性格。

今宵灯谜

朱育珉

从此替爷征

(上海电视栏目)

昨日谜面:欲破曹公,

宜用火攻

(四字幼教用语)

谜底:赢在起点(注:谜面出自《三国演义》,解释为“要赢就要点火”)

但医学之难,难于上青天。旧疾未克,新病复生。白癜风、牛皮癣等许多疾病,困厄人类数千年,无论科技怎么进步,医生如何努力,就是冥顽不克。我体会有生必有克的道理虽然是对的,但在现实中却

照着我,言语亲切,幽默十分;又像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师,耐心地开导、培养我,循循善诱。这时,我仿佛又遇上了人生的春天,无比温暖。

冬天的羊肉汤

苑丛梅

那年冬天,领导开车带着我们办公室一行人来到成都华阳镇,找到一家不大的羊肉店吃羊肉。领导带了5斤羊肉、5斤羊杂,一股脑倒进奶白色的汤锅里。小小的蘸碟盛着青椒、盐和味精,与涮羊肉的味碟迥然不同。我们围桌而坐,边吃羊肉边听领导侃大山,关于单位、关于成都、关于人事,总之在我听来都很新鲜。同事们专心地听着,时而开怀大笑,时而踊跃发言,气氛极其融洽。大家吃了很多,但胃口大开,后来又添加了不少,吃得兴致勃勃。

十多年后,我还记忆犹新:那羊肉醇厚,汤汁鲜美,蘸料美味……总之再没吃到过那么鲜美的羊肉汤了。那几年的冬天真温暖。

